

王学文经济学文选

(一九二五一—一九四九年)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王学文经济学文选

(一九二五——一九四九年)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龚 援

责任校对：李可钦 阎长生

版式设计：郁 澄

王学文经济学文选
(一九二五——一九四九年)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5.75印张 38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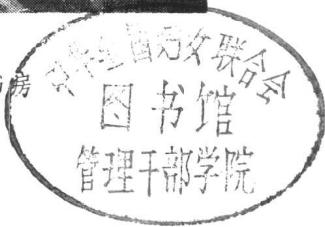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200册

统一书号：4312·111 定价：3.30元



一九八二年六月摄于书房



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了王学文同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共四十五篇，这次出版时，有些文章作者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编排时以发表和写作的时间为序。

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做了如下工作：用*号给部分文章做了题注；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全部文章统一用横版；年代统一用公历；人名按现在通行译法翻译，如将马克斯改为马克思，亚丹·斯密改为亚当·斯密等；将当时通行的绍介、争斗、并合、制限等改为现在通行的介绍、斗争、合并、限制；全部文章统一用脚注，同时注明哪些是作者当年的原注，哪些是作者为这次出版加的新注，哪些是我们加的编者注。

在本书付印的过程中，王老不幸逝世，谨以此书作为对王学文同志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六年一月

序　　言

这里收集的是我从二十年代中到新中国诞生前所写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的文章是我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①当研究人员时写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的文章是我在上海工作时写的；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间的文章写于延安；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八月的文章是在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央财政部、华北财经学院和马列学院工作时写的。在这二十多年间，我还写过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如发表在上海一些大学校刊上的批判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错误观点的文章等等，至今尚未收集到。

本书所收文章共45篇，其中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些文章大体上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批判资产阶级和托派的经济学的错误观点，论述当时国内和国际有关政治经济问题，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阐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等。囿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所收的文章中，有的内容未能充分展开，有的尚未续完，有的则只是简要的提纲，但它却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及作者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有些文章对于今天也许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收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编次。

这里需要简要提一下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期间所写的几篇文章的历史背景。一九二七年初，正当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胜利

^① 京都帝国大学的大学院相当于我国现在的研究生部。——编者

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北伐战争遭到失败，中国的革命转入了低潮。当时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还要不要进行以及如何进行的尖锐问题。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中国共产党明确断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年代初出现以任曙、严灵峰等为理论代表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散布了歪曲中国社会性质、反对中国革命的谬论。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与托派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机关刊物《新思潮》杂志第5期（一九三〇年五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阐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我在这期刊物上发表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一文。本文发表后成了托派主要的攻击对象。针对托派代表人物所鼓吹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地位，反对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调，我又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写了《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一文，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由于当时《新思潮》被封，该文改在《读者》杂志上发表。在《读者》杂志被迫停刊后，我们的文章主要是刊登在上海几所大学的校刊和《书报评论》上。

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关于解放区的经济、财政政策问题，我们曾经有过分歧意见。例如，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时，关于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以解放区的农产品和食盐去蒋管区换取“法币”，把“法币”存入银行，以“法币”为基金来发行边币。当时黄松岭、黄韦文同志和我曾反对这种意见，主张要换回我们必需的工业品（如军工、通讯、医药、印刷四大器材等），而不要换回不断贬值的“法币”；边

币发行要坚持独立自主，而不能把边币变成“法币”的附属货币。当时在与蒋管区进行的经济斗争中，虽然有的解放区搞得较好，有的地方则差些，但都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留下文字的材料缺乏，选入本书的部分文章有些涉及到解放区的经济问题，在这里也有说明的必要。

我在这里要感谢孙晓村、刘大年同志的支持，特别要感谢冯和法与寿祝衡同志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本文集不可能以现在这个样子和读者见面。

这个文集的收集整理工作是由王义为同志协助我进行的。舒日信、任继忠、何理文、王义侠等同志都为搜集和整理本书资料做了很多工作。本书的出版还得到其他一些同志的帮助和支持，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在此一并谨致谢意。

王学文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序言	(1)
中国经济现状概观	
——其过渡的性质 余之观察法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1)
中国经济现状之一面观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9)
军阀官僚之剥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20)
答劳动价值说批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9)
社会问题概论 (一九二七年七月)	(38)
中国经济学界概观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4)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	
——殖民地台湾之经济的意义 (一九二八年	
十二月四、三十一日)	(72)
最近资本主义国家内失业的增加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	(100)
最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103)
商品运动与价值法则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〇年七月)	(106)
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一九三〇年二至三月)	(143)
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177)
经济的要素之意义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二日)	(195)
经济学 (一九三〇年前后)	(199)
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209)

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

- 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一九三一年七月） (245)
 关于生产要素的问题（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 (260)
 政治经济学方法（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264)
 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初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七月） (293)
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至
 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 (320)

中国经济提纲（一九三九年） (340) 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一九四〇年二月） (359) 抗战以来大后方的经济（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 (376)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者是怎样联系着**

-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389)
关于土地政策（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 (391)
怎样认识中国现在的阶级（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393)
“耕者有其田”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有何好处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 (402)
由解放区土地改革来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

- 发展的前途**（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404)
关于解放区工业政策的几点意见（一九四六年五月） (409)
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 (412)
解放区工业建设（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 (415)
集体劳动（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435)
经济政策（一九四七年） (438)
生产与生产政策（一九四七年） (441)
物价与物价政策（一九四八年三月） (449)
合作社调查提纲（一九四八年五月） (453)
合作社工作检查提纲（一九四八年五月） (454)
各解放区经济调查提纲（一九四八年） (456)

关于经济调查提纲	(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	(464)
调查时应有的注意	(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	(475)
国营生产与合作生产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477)
关于蒋管区经济几个争论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481)
答人与人间的分工问题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483)
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485)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	(490)

中国经济现状概观*

——其过渡的性质 余之观察法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今日中国之经济组织，属于何种经济阶段(Wirtschaftstufe)?学者之说，纷纷不一。就余所知之重要者而言：或以为今日中国之经济状况与西洋都市经济(Stadtirtschaft)或地方经济(Lokalwirtschaft)相当；或以为在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第一期，或资本主义的经济(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第一期，盖以国民经济之发生成长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之发生成长同时，曰国民经济，曰资本主义的经济，其名称虽殊，其实体则一云。此学者视察中国经济现状所下之结论也。此种断言，正当与否？余试于以下考察之。

余以为社会经济组织之变迁，须经过相当长久年月而始克成就，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者。固然第十八世纪以来，欧洲诸国有所谓产业革命者，先后起乎其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急激发展，生产之事，昔以人力动物之力者，今以机械之力代之；因是操纵机械佣工一人之力当昔日数十数百人之功；社会之生产力发达极

* 本文是作者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当研究人员时所写。本篇以及下面《中国经济现状之一面观》和《军阀官僚之剥削》，是作者基本上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文章，文中已有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思想。但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毕赫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非科学的划分未予批判，这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尚不成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影响尚未清除。

速，因其经济状态变化发展亦疾；以现在之经济状况与昔日比较，二者之间相差有不可同日而语者，其变化发展之速，盖有史以来，所未曾有也。此种产业革命，因各国之物质的经济条件，各有不同，其情形固有不能一律而论者，但就其大体而言：产业革命之完成也，短者须数十年之力，长者非百年之功不办。不特此也，经济之发展变化，有一定之顺序，递演而变，不能躐等而进，旧经济组织与新经济组织之间，有密切之关联，旧组织内之一切生产力尚有发展余地时其组织决不崩坏，同时新组织之物质的存在的条件，非已在旧组织内完全成胎时，其新组织不能实现也。^①

学者考古今经济组织变化发展之迹，各依一定之标准，分为种种阶段：依毕赫（K. Bücher）之说，则人类之经济生活，初营家族经济（Hauswirtschaft），次则变而为都市经济，再进而为国民经济。据马克思（K. Marx）之说，则自古以来大略有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有产者的之生产方法，（Asiatisch, Antik, feudal und modern bürgerlich Produktionsweise）而与此种种生产方法适应，各时代各有其经济组织。盖据马克思之意见而言：社会的发达，本于生产力之发展，有一定之生产力，即有与此适应之一定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之总体即构成社会之经济组织。简略言之，手纺织造出有封建诸侯之社会，蒸汽纺织造出有产业资本家之社会^②，皆即谓一定之生产力产生一定之社会组织也。今以毕赫之经济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之分类比较。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的经济为古代强制的国家经济，如古巴比伦等国之经济是，毕赫之经济阶段无此种经济。其次马克思所谓古代之经济者，为古希腊罗马时代，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结为一定经济关系而经营之经济，即毕赫所谓家族经济者也。此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编者

^② 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编者

两种经济与本文无有关系，兹不详述。与本文有关系者厥为马克思所谓封建的及近代有产者的经济二者。以下试以之与毕赫之阶段比较，分别说明之。第一，马克思所谓“封建的经济”者，以“人”的言之，中古领主与农奴，师傅与工匠各结一定之经济关系而经营之经济；以“物”的言之，单纯商品生产之经济也。此种经济状况与毕赫所谓都市经济者相当。盖西洋中古封建时代，都市为一地方经济交通之中心，地方之农民与都市之手工业者，于都市一定区域，直接交换其单纯商品，以完成其经济生活，其后生产增加，交换之事日繁，有商人者出介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以媒介商品之交换，但经济交通大抵仍以一地方为范围无有变动也。此时手工业者组为师傅制度，师傅之下有工匠与徒弟同在一工作场中用简单之工具以行生产。马克思注意此种生产方法，谓之为封建的生产方法，谓立于此生产方法上之经济为封建的经济。毕赫着眼于此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经济生活完成之状态，谓之曰直接交换之经济（Wirtschaft des direkten Austausches），亦曰都市经济。或曰封建的经济，或曰都市经济。经济之名称虽殊，经济之实体一也。

第二，马克思所谓“近代有产者的经济”者，以“人”的言之，产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间，结一定生产关系，分配关系而成立之经济，以“物”的言之，资本家的商品生产之经济也。此种经济就其自体而言，与毕赫所谓国民经济者同一。盖西洋近世经济交通大为发达，其范围已不限于一地方、一都市，而以全国民为境界。更进而言之，几以全世界为范围。自东至西，自南至北，无论文明与野蛮民族之国家地域无不见资本家的商品之踪迹。虽然如此，以世界为一体之交通经济，所谓世界经济者，究竟尚在萌芽。就商品之生产而观之，商品生产之后，入流通界而行交换，交换之后，而至于消费。总而言之，自生产以至于消费，经济生活之完成，大体仍以一国民为单位。虽有国际的分

工，国际的商品交换之存在，然其最后目的，仍在国民的自给自足。毕赫持此意见，谓此种经济曰国民经济。此时产业资本家，以其资本购买一定之物的生产要素——生产手段与人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二者，结合于生产行程之中，使生产一定之商品。生产之后，出卖之以获得一定之利润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用巨大装置之机械，细微区别之分工，其生产力之增加，较之手工业时代，不啻千百倍之。吾人诚一睹资本主义之先进国，其经济的技术的发达，诚足有令人惊异者。掌握经营此种生产，在近世经济发展史上为惊人飞跃活动之角色者，是为近代之有产者。因此，马克思名此种经济为近代有产者的经济。故有产者的经济与国民经济二者，其实体同一也。今以上述都市经济与国民经济，或封建的经济与近代有产者的经济，与中国今日经济状态比较，中国经济组织极其复杂，西北诸地有穴居野处之人，游牧为生之民，深地僻壤，经营原始的生活者，指不胜屈。一面有此原始经济，而他面本部各省住民之经济交通，大抵以一地方为中心，单纯商品之生产以至消费，在此经济范围内完成之。而通商贸易诸埠，则机械的工场工业已经发生，资本家的商品，已有一部流通于中国。学者观察中国经济，于此等种种阶段之经济中，择一种代表形态以为研究对象，因名中国之经济为地方经济，都市经济（都市经济与地方经济，兹不说明）或封建的经济，此言诚然。盖中国经济虽有许多阶段，惟封建经济最能代表中国主要经济之特征也。

然则学者有谓今日中国经济为国民经济，资本主义的经济第一期者，同为一国之经济组织，而有两种不同之观察，或谓之封建的经济，地方经济，或谓之为国民经济，资本主义的经济第一期，此言何意耶？曰：中国之经济组织，在今日言之，已经过数千年间之史的发展；旧经济组织之各种遗迹，与新经济组织之种种萌芽杂然并存，其形态复杂，即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亦不

116992

能以一种主要经济形态包括一切，不过为研究便利计，举各种经济组织中之主要者，以之为代表形态耳。且经济之发展变化，积渐推移，试于一定时代择一定主要经济之初期形态与末期形态而比较观察之，则其间大有悬殊，一望而知。但在一定时点取一定主要经济而观之，则其推移变化，稍难认识矣。尤以当经济之过渡转换，旧组织渐趋崩坏，新组织渐次发生成长之际，此种经济状况应如何区分？以新经济阶段之名称名之乎？抑以旧经济阶段之名称名之乎？当然因人而异其观察，而其置重之点亦不相同。今日中国之经济，正在此种时代。故一部学者，观其大体；以旧经济组织之名称称之，谓为都市经济或封建的经济；而他部学者就其新经济组织之初步发展而名之曰国民经济，资本主义的经济第一期。其新经济与旧经济间之关系，今试再进而说明之。

人类社会之经济，常变化发展不已。其发展至一定程度，则量的成为质的变化，于是旧组织归于崩坏，而新组织随之发生，但新组织之发生，非凭空而至者，其萌芽必藏于旧组织之中待至其充分成长，始克显然发现是为经济史所垂示者。今观中国之经济，旧经济组织与新经济组织二者并立而存。详言之，新经济组织，已不似昔日全然寄生于旧经济组织之中，而仅保持其存在者，今也，已有相当程度之发达，渐欲脱离其旧时组织之外而维持其固有之生命矣。但余为此言，非谓新形之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不赖其周围之非资本主义的组织而能独立自存，乃谓个体之分裂，新个体包藏于旧个体之内渐次成长而将至于脱离旧有个体另成一独立新个体保其固有之生命也。当其未分裂之际，个体有大小新旧之分，若以旧有之大者为重，则可谓之为旧个体，若以其小而新者为重，则可谓之为新个体。一国之经济亦犹是也。今日中国经济有二种不同之代表形态，旧时低级之封建经济与新兴高级之资本主义的经济交错并在。学者对此，或专举其旧者，或置重其新者，故同为一国之经济，而或赋以旧组织之名称，或赋以

新组织之名称。此因学者观点之不同，原不足怪也。

然而观察一国之经济组织，舍轻取重，以一种主要经济为一定期间中一国之代表形态，而谓一国之经济日在某某经济阶段，此种观察不免有遗漏旧经济及新经济形态之失，故经济学者以经济组织之复杂，不能以一种代表形态包括一切，而有反对经济发展阶段之分类者。辩者曰：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亦有类乎自然科学之研究自然对象，试取自然界所存在物体之一种而观察之，或异其形体，或殊其性质，繁混复杂，存于其间，难以供科学之研究也。然而自然学者择一定之对象，化其复杂为单纯，去其不纯而为纯粹，夫然后持之为观察的范围以为研究上之目的物。社会学者之观察实际社会也，亦取比类方法，于复杂社会现象之中取一种单纯形态以之为对象而研究之。盖社会之实状极形复杂，化繁为简，有所不得已也。此言诚然。此种抽象的观察为科学所常用，亦不失为研究法之一种。但吾人观察实际社会不宜仅以此为满足，观察抽象的社会之后，当更以之与现实社会比较，而赋以具体性，庶几使吾人之观察不限于纯抽象的范围也。一部学者有鉴于斯，其观察一国之经济，有用列举式网罗新旧经济形态一切者矣。中国面积广大，立国最古。现在之经济，虽系经过数十世纪变迁发展之结果而成，而旧经济之各种形态，依然存在。如前所述，最幼稚低级的有原始经济，最发达高级的有资本主义的经济。此两极端之间又有种种不同形态，若用列举法取复杂经济发展之分类而观察之，则不知其大小琐细应分为若干类矣。

此种列举网罗的方法，不胜其繁。且观一国之经济不止列举其各种经济形态为能事，更当别其发展之先后，比较其重轻，察其相互之关系等等，夫然后而列举法始有意义。然此种研究法非余现在所可能亦非余草此文之目的。此文所欲述者，盖为今日中国经济之动的性质。所谓经济之动的性质者，经济变化发展之路路倾向是也。就旧经济言之，其衰微崩坏之迹，就新经济言之，